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總㫖　張彦陵曰此章見聖人之窮於遇然遇固不足以窮聖人也　以此意作頭以去就之義處困之道作兩脚極妥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節

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盖問陳焉　陳大士蕙此意說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志荒矣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心譎矣如此說似亦不妨當再詳之　陳之一事在人君皆可問在靈公獨不可問盖非大無道之君而問及此猶為固本之謀無道如公而問及此則其禍可必矣未聞聖教之君而問及此猶可正言以進受聖教之久如

近一般氣質之說專為近字添註脚不知此近字正就那逺處揭出以提醒人語意甚圓正不必過為回護　蒙引謂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此本大全吳氏之說然看來不若朱子謂性相近是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說為妙若依蒙引則下章注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矣　雙峯饒氏新安陳氏講註兼字俱妙但饒氏說未甚透故陳氏暢發之耳非有二也　此章大全

辨芑山張氏以朱註兼氣質而言句為不是謂於此可見程朱不合孔子處可謂無忌憚　徐儆弦曰習有二形生神發情有緣物而動者風染氣移行有因俗而遷者　緣物而動此是一人之習因俗而遷此是衆人之習　不可説壞習字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張彦陵曰按性相近也而有不移何也非其智且愚而不可移也以其終之不移而知其智且愚也葢語意雖説不移主張原在可移

上　蘇紫溪曰上智下愚不移正是習之相遠也中人之人可以善可以惡有始習於善而終復移之惡者有始習於惡而終復移之善者唯上智之人能盡其性始之所習此善終之所習亦此善更不可移之惡下愚之人自棄其性始之所習此惡終之所習亦此惡更不可移之善此正是大相遠處　問上智與下愚不移如中庸云雖愚必明則是可移也往往多不得其說意以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不曰愚

而曰下愚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

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　王龍溪曰聖人

立教皆為中人而設　此章不是專對中人說以為

專對中人說者誤看唯字耳　程註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性字乃天命之性與

上章氣質之性不同此才字即當氣質之性看饒氏

謂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說才不是　此章是

申明上節之意曰氣若曰謂性相近習相遠而天下

上智下愚之分似不得專歸之習而不歸之性也不知此惟其不肯移焉耳無不可移之理也則上下之分仍在於習不在於性矣唯字當如此看圈外程註最精與本文亦非有二但本文說得渾融而程註說得明快耳總之即是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之意蒙引存疑俱為因上章未完故復言之不是麟士謂惟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亦不是蒙引又謂程註與本文

不可強以為盡合亦不是語類謂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想亦是朱子未定之論　按困而不學民斯為下是指自暴自棄者言此所謂下愚又是一種故蒙引存疑朱子俱云程子與本文不可強合其說是也壬申九月改

子之武城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　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玩註喜字嘉字可見喜子游嘉

子游又皆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則寓在二截內

聞絃歌之聲節　因時為教古雖有是法然聞絃歌之聲則不必拘時候饒氏云想是春夏時太拘

夫子莞爾而笑節　牛刀是借言不是喻言　使子游之絃歌用於周公末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不必有此笑不必有此戲

昔者偃也節　張彥陵曰按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

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　李毅侯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詩書對著刑名法術之學看也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學道二句明已所以教武城以禮樂之意唯恐不得當於夫子而援舊聞以證之即此見子游温柔孫順不自矜詡處究然有道氣象宜其教之易行也　此章夫子之言都是深喜意並非傷時但舉世無此故一觸於耳不覺深喜此則是傷時耳然亦止在前半截內

則有之若後半截則此說都用不著矣

偃之言是也節

公山弗擾以費畔節　亦不必為不扭回護總之聖人舉動非可臆度

子路不悅曰兩節　如有用我者句看来即貼公山說亦不妨顧麟士謂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滚說則看公山之名太重矣此不必從　吴省菴曰吾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子也使文

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於道意

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

犂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是與周非繼周而興

之謂也　存疑曰聖人嘗言如有用我者只説期月

可也三年有成至公山弗擾之召則曰如有用我吾

其為東周此事極大了如何這等説葢當時公山等

之叛皆由三家自做不是了故使他得以為辭觀陽

貨欲張公室之言可見使聖人見用因此而説季氏

使還政魯君又說魯使脩職貢於周他必欣然樂從由是復興文武之業特易易耳比常時用聖人決是不同故不曰可也有成而曰為東周　按存疑說煞了不若饒氏難為臆度之語妙且為東周與可也有成亦不必果別若聖人乘勢而起比常時自易些此意則有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張彥陵曰按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　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

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　歸仁無怨亦然　李毅侯曰孰為五者曰恭寛信敏惠不恭不寛不信不敏不惠可謂仁乎孰謂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至於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則是其恭寛信敏惠者未至也如何則能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誠如是則雖欲不行於天下不

可得也　李九我曰行五者而曰於天下何也吾身在天下便與天下相離不得豈孑然一身空空行此五者少不得與天下相酬酢相周旋聖人論仁未嘗離天下正要人實際處下手　要人在實際處下手此意已包在行五者内了於天下則是又要其無間不得如九我之説　九我又曰此句一直説下不分兩截　蒙引亦有此説然蒙引謂不分兩截者恐人專以能行屬五者以為仁矣屬於天下也故曰若行

五者於天下則仍是兩截也　存疑謂觀恭寛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鄭申甫曰若說心以恭寛信敏惠而存存疑說如此則仁另是一物而以是五者為束縛其心之具支離甚矣蓋恭寛信敏惠蒙引說如此總是此心總是仁之隨在異名耳析而言之曰恭寛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一仁仁不在恭寛信敏惠之外止說個仁却渾淪無可下手　二說我從存疑然其實亦

非相背蓋存疑是淺一層説蒙引是深一層説耳

按蒙引説並不如此不知予前所覽蒙引本如何乃有此一段話癸亥七月

依勉齋以體用解為仁矣亦不差但不當以註心存理得分貼故蒙引以為未當蓋心存理得俱在體上説而用處自見於言外　畢竟是勉齋之説的確乙丑十一月二十

勉齋黄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當理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　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

恰合　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云云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後來諸說紛紛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　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為心與理而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是用功時言從輔說則是五者從

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說不當夾雜於此　順治丁酉湖廣葉自岩能行至敬惠墨曰自其成功言此五者從仁而出者也自其致力而言此仁從五者而出也最明又云因發而驗存因感以全寂亦確

佛肸名章總旨　公山佛肸兩章因子路所疑而喻之故所告不同朱子說極是要之意亦相通但本章所指則各有在爾　焉能繫而不食雖亦有為東周意

然却不重只重在要變通上雖亦有當為世用之意然亦不重只重在要變通上

佛肸名節　張彦陵曰按平王東遷岐豐故都沒入於秦當時魯衛宋鄭諸國小弱不振其强大稱霸主盟中夏者惟齊與晉耳故夫子初意欲興魯為桑梓之國也其次直屬心於齊齊太公之後又其地畧强大而當時如齊景公老不能用夫子始不得已而行耳此一番欲往佛肸之名實欲感化佛肸悟聽吾言東

身歸晉乘此假晉興周此夫子欲往本意也　看聖人欲往之意亦說煞了說見公山章

不曰堅乎節　張彥陵曰堅白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上亦不著道德上

吾豈匏瓜也哉節　此節當緊根不磷不緇來不磷不緇而不往便是匏瓜若未能不磷不緇而不往則亦未為匏瓜也蒙引得之存疑殊不是其說附後　附存疑曰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意已明匏

瓜之喻是示已當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著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總旨　周季侯曰蔽字與言字
相對六言者六個話頭也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
得須是參研自一使我靈明迸露到處逢原故君子
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嘗有六言之名若只羡慕
六個話頭有一話頭即有一番情見為之湊泊即有
一番影似為之障礙繞開門户即是墻垣所謂六蔽
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嶂之中向後

一一剖出病症使他自返病雖有六良藥只在學字一味既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復有藥以治蕩也　當蕉逐件學說方全　李衷一曰學不是口耳只是要心體上打疊明白當蕉見聞說方全　蔽處都是心體上鶻突故或蔽於有餘而不能以自裒或蔽於不足而不能以自益或蔽於一所而不覩其大全或蔽於執極而不達其時中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節　張侗初曰六言六蔽蔽即在

言字見美德無可言（不必如此說）可言都是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　六蔽即在六言中見之不平不曰六德而曰六言原未嘗實有諸已也　樂天齋翼註曰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不好學節　仁字南軒以力行說勉齋存疑以愛人說當兼用　樂天齋翼註曰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注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

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餘倣此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　愚是昧理狥物蕩是窮高極遠賊是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絞是急迫而犯人情勇就作爲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强上說狂者率意無忌　樂天齋翼註曰狂躁率也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沈静也　李九我曰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增長得蔽去他不得　好得真便去學了

何得有蔽　此說深看六好字　王龍溪曰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與而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所以道一翳在眼空花亂落　此說淺看學字

何莫學夫詩章總旨　此章是說學詩之益非是說學詩之法註以法言者必盡有此益方可謂學是即法也要知聖人全是要諷詠中加體會工夫故下可以字遍之遠之多識字引

伸觸類以自得正在篇什語言之外　徐儆弦曰大凡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

何莫學夫詩節　學字宜玩體驗工夫全在自得非誦字讀字可代　張彥陵曰人之所最易流者情然淫蕩之情得詩而節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處常處變之道盡此矣　湛甘泉曰興也

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　李毅侯曰興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鏡其得失而於理無惑詩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理義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　玩其文法上說四可以而即接以逺之邇之云者則知事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　此說甚妙愚意羣怨又當為興觀之實際處然大全嘗引存

疑都無段落不知何故　仇滄柱曰時手拈邇之二句反撇却蓼莪天保諸章謂三百篇皆可作忠孝之書求深反遠不如切實指證令學詩者有所依據也

大全辨或曰匡衡號善說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為伍事君事父大義猶懵然如此則所以學夫詩者亦徒章句文詞而已其賢於區區草木蟲魚者能幾何哉此可以為戒也八科文徵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　張彥陵曰下二句正喚醒不

可不為之意　姚元素曰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碍處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沈無回曰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為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他遡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國家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閡　析疑曰人情當大庭廣衆檢束常易唯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故古人工夫全於難處著力　按此段專

指脩身於家之事非指齊家也　竊意此為字與上章學字自當深看有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意然大全蒙引皆止以誦讀說不知何故　王肯堂一節文云家庭閒情常掩義所賴涵濡之而軌於正者獨有二南而苟不為之則懵然牽於情愛之私而觸境成滯几席之近悉迷途焉無論遠矣閨闈内欲常隔理所賴諷詠之而偕於道者僅有二南而苟不為之則寘然行於物欲之途而舉足成碍牀笫之邇悉窮途焉

無論遠矣

禮云禮云章　朱子就心上說則是對虛丈者言程子就事上說則是對僭竊者言當兼用人而不仁及禮讓為國章似亦當然　敬和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　仇滄柱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是也有行禮奏樂之本先有恭敬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錯先有和樂之意而後有鐘鼓之鏗鏘

是也八科文徵

色厲而內荏章　蒙引淺說俱以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貼色厲以甘於利而怵於害貼內荏

鄉原章　或主自賊說或主賊人說　樂天齋翼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　大全朱子及蒙引存疑皆以鄉原之愿非真愿則中行章註謹厚

之士乃指真愿也真愿猶不可進於道況鄉原乎

道聽而塗說章　管登之曰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此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畧無停蓄的景象莫認實說　聽還是好的病只在塗說上　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為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　此說是因其塗說而謂其德之棄　王觀濤曰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思索自不暇說　此說是因其先棄德而後塗說此是餘意

鄉原二章德字饒氏分別得妙朱氏公遷說與相反不可從　張君一文曰此其一言之洩不足惜也而率此淺躁之胸襟其尚可以有為乎況一言之洩所傷正自多也即使片善之遺未甚失也而率此浮蕩之心思其尚可與有成乎況一善之遺所失正不少也盖其所急欲収者博聞敏捷之譽而不知収其名者喪其實其所急欲炫者才辯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逞者中愈涸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鄙夫不足責責正在與之共事者耳　與鄙夫共事之人有二有以為易與者有以為有用者　熊伯甘曰賢者當辯鄙夫於早若寇準司馬光誤認丁謂吕惠卿害事不小　極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背乎正大之道則謂之小人以其遠乎高明之域則謂之鄙夫總之一様觀註以庸惡陋劣並說可見不當除出大奸大惡說　庸陋似是柔惡惡劣似是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惡庸

如孔光陋如張禹惡如李林甫劣如楊國忠注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此二者剛惡柔惡皆有之

雲峯分貼似未盡 丙辰七月家談九月念二誌

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可為此章注疏

古者民有三疾節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只是氣習原

無盜名欺世意時文乃有以蕩而託之等語非是
時文云古今受疾本同變症自異為矯時之論者曰
寧為其有疾無為其無疾而有疾者又如此矣　廣
炬訂曰三項是鄉原之變局　又曰是歎氣習非論
氣質及氣數　民字宜泛作人字解圏外范註似拘
或是之亡厚齋馮氏謂是不敢為決然之辭恐亦未
是疑是有所指之辭
古之狂也肆節　張彦陵曰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願

太高蒙引謂不拘小節即志願太高此說本此故名曰狂廉稜角峭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名曰愚　倪伯昭曰蕩與忿戾的人縱恣不羈落落難合其與狂者矜者雖是天壤不侔其疾還顯然易見唯以陰藏狡猾之夫而外為騃不曉事之狀就其挾私妄作亦是他暗昧不明而實非真愚也則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矣語意與上稍别按肆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巳甚意直之為詐是相

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為古之狂矜愚曰蕩曰忿戾曰詐則成其為今之狂矜愚非狂矜愚之亡古之狂矜愚亡也　樂天齋翼註曰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强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

惡紫之奪朱也章　樂天齋翼註曰上二句引起下句

朱子蓋以邪常勝正說南軒勉齋皆以似是而非說似亦可以兼用若孟子則專說似是而非者耳

予欲無言章總旨　張彦陵曰按此章書意亦須從言語外想像始得蓋聖人之道言亦盡不言亦盡此云欲無言者是覺有不消說他也罷之意言字正著教人上說教下學者之心悟也不言何述一問子貢儘有悟頭

予欲無言節　朱子曰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　觀此則以無可言為解者謬矣　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

子如不言節

天何言哉節　王觀濤曰兩個天何言哉總說天何嘗

言而不待言之意即在所以行生處　蒙引曰妙道精義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却發在動靜上　徐岩泉曰人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兩句所映俱是不厭處俱是不倦處不得分配　大全謂時行物生兩句自為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則時行物生俱屬用　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四時之行不足見天矣曰四時

行焉則即重在四時之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於此矣

孺悲欲見孔子章　張彥陵曰不足見而不見是孺悲不見孔子非孔子不見孺悲也不使之見而又使之聞則孺悲亦既見孔子矣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心氣和平不動聲色聖人真同造化　夫子所以不顯絶之者顯則恐彰其過於人也是亦以微罪行之意也

依輔氏以辭疾為絶之取瑟為教之方是淺說亦

如是（庚子四月念四改）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因孺悲可教故是之如此若陽貨向魋之流則遠之惟恐不及耳人皆以此為孔子之善教而不知孺悲之可教此亦闡幽之意後人學孔子者因人而施可也若概以此為教法苟遇陽貨向魋之流有不激而賈禍者哉觀朱子以脫粟飯胡紘至有落職之罪可為明鑒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總旨　此章提出仁字最重

指不忍之良心上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

周季侯曰宰我一問非真忍於忘親也只為罔極之報原不在三年衣疏食糲初無益於死者而徒使禮樂廢墜有乖於人道故酌量情理而欲節之却不知孝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

論序為之斟酌其中焉將此心放頓何處耶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夫子不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本心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纔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寧慘然其欲淚當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何論何樂可談禮壞樂崩之謬不必攻而自破矣此聖人之善於以仁牖人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節

三年不為禮節　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用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　樂天齋翼註曰崩壞只是生疎了

舊穀既沒節

食夫稻節

女安則為之節　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為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　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為期年即在其中　故不為也依蒙引則指食稻衣錦與上下兩為字一樣若存疑曰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旨聞樂居處也今汝則為之是為食稻衣錦依此則此節三為字不同矣蒙引可從

予之不仁也節　新安陳氏解不仁字即以安於食稻

衣錦說與註不同與蒙引意合　薛敬軒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為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為報服非正解矣　正為對宰我說故淺言之耳

飽食終日章　張彦陵曰按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羣居終日一見於飽食終日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鄭淡泉曰危之也惜之也乃所以警之也　終日云者猶緩其辭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　樂天齋翼註曰所用心如學術事業

之類　顧涇陽曰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囂然自以爲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畧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爲戮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爲擻脫析疑

君子亦有惡乎章緫旨　此章上惡悖德者下惡亂德者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

須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即仁人放流朕塈讒説意然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　析疑曰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臧否人物終日談未嘗及時事此特三代以下士人德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將至為鄉愿為胡廣之中庸聖人第曰誰毀誰譽非并善惡而一切不及也風雅三百篇中刺淫慝憂時事者何直切也而聖人且以為温柔敦厚春秋一字衮鉞且得謂之稱惡否

君子亦有惡乎節　張彥陵曰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　樂天齋翼註曰下流只是下位　訕上蒙引存疑皆以上本無過而加謗毀為說看來當兼有過無過說方全稱人之惡亦然　蔡虛齋曰自己不度理勢便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矣　雙峯謂果敢即前章之剛然蒙引解前章以剛屬性體勇屬作為及解此章又以勇屬血氣果屬作事蓋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

志言耳則與雙峯說仍合

賜也亦有惡乎節　張彥陵曰徼非知不孫非勇訐非直此三等人却認煞是自家好處盖誤以為知勇直非偽托之也　然薰用亦不妨　翼註曰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得之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張彥陵曰俱著君子一時用情言其本源在脩身不在用情　方孟旋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任情故嘗以近而得不孫則近之

心難制也嘗以遠而得怨則遠之心難持也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徒咎女子小人　樂天齋翼註曰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之道

又曰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　按沈無回曰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思然亦難拘說亦有始終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但始近終遠者為多耳　黃

陶菴曰聖王知其然也嚴未然之禁太宰得以制宮中燕游得以親正士故有樊噲周昌則籍孺戚夫人不足患也有申屠袁盎則鄧通鄭夫人不足患也原評云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　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士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芑山張氏曰聖人立言大小兼該

雖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而處置婦寺道理未嘗不在其中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巳四十者言不可不懼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微子

微子去之章總旨　通章大意大都專為微箕暴白精誠　存疑亦主此説然不必

微子去之節　顧涇陽曰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為感悟獨夫地也

感獨夫存宗祀二意當兼用　牛春宇曰按書云吾家耄遜於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遯於荒野冀感悟君心地非便是歸周　樂天齋翼註曰抱祭歸周在克商後　微子面縛抱祭用脩皆疑其無看來二事雖不得謂其皆有亦不得謂其皆無面縛之說出於左氏似可信所謂左牽羊右把茅者不必以手牽之把之也　奴猶云囚犯也是紂囚箕子以為奴為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有二意不極諫而死是其為之奴

處也佯狂受辱而不復諫是亦其為之奴處也

殷有三仁焉節　樂天齋翼註曰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咈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平　輔氏謂註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此說不是愛之理內也有至誠惻怛心之德內也有至誠惻怛雲峯說得好　至誠即作無私看惻怛即作當理看　曰仁則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

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癸亥錄　廣炬訂

柳下惠為士師章　樂天齋翼註曰言人情皆惡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又曰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　又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　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

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齊景公待孔子章　張彥陵曰即此商量計較此條與蒙引合便非待賢之誠老不能用以孔子無近功也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　按蒙引程註各是一說不可強合予初誤看辛丑六月念七　析疑曰齊之陳氏即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即是陳氏之下諸卿大夫之上矣尚為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此之

厚而只為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禄位　按此與程註合乃正說也蒙引不必從

齊人歸女樂章　沈無回曰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處無不强魯而弱季者桓子已心忌之矣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於鄰國内分謗於主君而

陰以快其强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於魯使郊而膰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楊誠齋曰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

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註簡賢棄禮依新安説簡賢即貼棄禮看是矣而棄禮内又當兼季桓子受之二句看而季桓子受之二句又當各兼二意看季桓子受之一則見桓子之專擅一則見魯君之失柄三日不朝一則見君之荒一則見臣之荒總之是棄禮 以齊魯二章對接與

輩看則見仕止之義以二章自對看則見久速之宜久速之宜從接淅膰俎事看出本章所無故麟士謂不拙為是然看來兩行字内自可包得此意　當行而行雖謂孔子未嘗行可也　沈無回一條亦太看刻了桓子大全孟子交際章朱子謂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蓋是時季氏自不柰陪臣何此是近情之論

論　壬寅八月初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林震華曰鳳止所以尊

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爲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冷語拖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李九我曰語意只渾渾說鳳而譏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鳳又說孔子　接輿胸中自有所謂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　接輿人名莊子屢見之而高士傳乃云陸通字接輿大全邢疏主此今說者遂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岀附會　存疑說約皆主此說

殊謬　老龍孔鳳春秋時極奇品題

孔子下節　顧涇陽曰天下有一毫不可為豪杰不肯

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

長沮桀溺耦而耕三節　附顧麟士曰按通義仁山金

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

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

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

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

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

按此與看接輿法同然終近鑿　是知津矣似譏非譏語意含蓄桀溺則發洩殆盡　蒙引謂桀溺詞語意思又較從容得多與此又不同　誰以易之句大全張氏是一樣説饒氏是一樣説存疑是一樣説從存疑可也

子路行以告節　四書鏡曰斯人人字兼君民言

子路從而後節　荷蓧便知非負荷世道之人　樂天齋翼註曰會其意只責子路不務農耳

子路拱而立節

止子路宿節　丈人之待子路前倨後恭是欲動子路而不知隱然為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野氣味動子路之隱則淺

明日節

不仕無義節　張彥陵曰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義應身曰仕字有委曲周旋棲棲皇皇意　義字只依雙峯為是壬申十月删改　刁蒙吉曰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臣之義尤重於長幼長幼之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易納約自牖之道　樂天齋翼註曰行義

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而皆當行的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惓惓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義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故存疑以註非忘義以徇祿為餘意

逸民章總旨　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

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即有可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盖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巳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

逸民節　張彦陵曰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逸非隱逸

之逸言其胸懷瀟洒不可以常格拘者如心逸日休之逸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　徐自溟曰逸有遺逸意言其未獲大用也逸有隱逸意言其自沒於世也逸有飄逸意言其不受塵鞅也逸有安逸意言其不任勞役也逸有散逸意言其各行已志也　蕙衆說以觧逸字較註似勝然畢竟遺逸是正意姚承菴説妙

不降其志節　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以不立

惡人之朝爲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

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謂柳下惠少連節　輔潛菴曰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故曰中慮

姚承菴曰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爲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

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　中倫中慮只說不
隨似不當兼不激不激在降志辱身內　蒙引即從
三點章看其中倫中慮極是但其所云辭氣雍容與
三點猶仕此二意不重中倫二句只要說其不流不
重在和上
謂虞仲夷逸節　隱居是以隱爲高放言是言不合乎
經所以示不可用也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
推出他那意思如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

是自廢身字根隱字来猶云身之將隱也嚚俗汚世不得而染之故曰中清廢者故為放縱而令人廢之合乎用晦之道也故曰中權　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放猶置也胸中欲言者姑置不發如後人不談國事之類舊説誤將放字看作猖狂自恣不知此特莊周之流耳聖人是取逸民非取異端也　按此看放字最妙與注亦不碍即介之推身將隱焉用文之之意戊午五月念四　樂天齋

翼註曰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逸處模寫便是講太好是時中了　吴省菴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内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　鄒嶧山曰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　蒙引云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存疑曰隱居則行未必中慮矣放言則言非中

倫矣接此俱是　鄭申甫曰上節即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志辱身非汙也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誕也　吴因之曰夷齊不降志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惠連則似和而縱矣仲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中權正所謂發潛德之光而取人於形迹議論之外者也　仲逸夷齊是一流人但夷齊是清而剛者仲逸是清而柔者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

露而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矣予前以清而剛清而柔分之最明隱居雖與北海之辟同而其剛柔之用則分矣予前疑夷齊仲逸分别處只在放言不在隱居則大誤也辛丑六月念八改

我則異於是節　可不可以迹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為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　以南軒則夷齊輩為有不可惠連輩為有可依蒙引則各兼可不可蒙引較是

大師摯適齊章　張彥陵曰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亡魯也故書其地　徐自溟曰這些人在魯而樂亡這些人去魯而樂存此三家驅之去乎孔子導之去乎倘周天子詔太常之典吾知其各執伎而起矣惜哉以洋洋並奏之侶而没之烟霞縹緲之外也　樂天齋翼注曰適是避地入是避世太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平看　諸侯三飯魯備天子樂故有四飯不言初飯者

只依蒙引解為是謂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者未必然

看來應依朱子説壬申

周公謂魯公曰章　沈無田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

過也　林次崖曰不是怕大臣怨方用他　專其權久其任皆所謂以也

周有八士章　樂天齋翼註曰周宇見氣運之隆培養之厚意不重四乳八子之異只重賢上　王宇泰曰達是明於義理适是宏度而能容物突有御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順應騧德超尋常亦駿馬名　此種意思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無之而近來講章始

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課士有以二字為題者不得不及此也然豈無超脫之法乎　八士皆雙生止見於繁露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為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書之南宮适合之遂以八士為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于八虞不言其何氏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一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子張

士見危致命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巳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真西山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西山以致命不待

思次崔謂不思恐傷勇二說皆是也大抵四者皆有不待思處皆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思或不言思者各以其所重者言也　陳新安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思義思敬思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　樂天齋翼註曰思義如一介不取千駟弗顧無論非義即義所當得亦當再三裁審

執德不弘章　彦陵氏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然而不弘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

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連執與信都差了　信道篤朱子以發言處引以知言看來可兼用存疑亦兼說　只為這一種未弘未篤之人偏要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語急為提破以掃破其習

子夏之門人章　王陽明曰子夏所言是初學之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皆無弊　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

不足於師說　樂天齋翼註曰所聞泛說不必說聞之夫子　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說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　賢與善分別處蒙引一樣說存疑一樣此又是一樣可兼用　李毅侯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與其過也寧不及夫子事賢友仁無友不如已者此論交之準也　大全辯或曰交非止交際交

接往来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死唯交是視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夫子論交定交之旨如夫子上交下交素所嚴事者老聃及子産晏平仲蘧伯玉而巳何交之難也然則容衆矜不能以之樂羣可也以之定交則不可

雖小道章　陳筠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

之所資說　周季侯曰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映徹則入大入小各不相碍何至有泥小道該得實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　沈無回曰此只就小道説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　楊墨佛老申韓管商都是異端不是小道

日知其所亡節　王觀濤曰亡非本無乃迷失未復耳　蔡虛齋曰此非是知能之别知字對無忘字不對

能字曰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其所能拳拳以保其所知也日月二字亦要看得活總言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之意　徐巖泉曰吾人日用動静此心走作處最多只為無操存提醒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是檢點細密處月無忘所能則是温故存養之功也此全是致良知工夫無日無月一時間斷不得故謂之好學　所亡所能自兼知行體用解專以良知解者偏此是朱陸之異

同處　四書鏡曰七字說得廣舉凡心之理而有一之未盡舉宇宙之事業而有一之未通皆無也　吴因之曰此與敏事章好學須說得有別此節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意思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慎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真見其旨趣之雋永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顏子欲罷不能便是

這個意思故曰好

博學而篤志章　看來書中凡言志者不可專屬知不可專屬行言知則屬知言行則屬行汎言則兼知行志字是虚底所志之事各不同此章是致知之事故存疑云志就學上説　篤志是勿以見異而遷勿以得半而怠　存疑曰切問當隨各人切已處問若將已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的來問便不切近思伊川謂只是以類而推只傍易曉底挨將去如這一

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事推去理會　沈無回曰游定夫問隂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来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為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即是切問　按游定夫一段與存疑不同然似可兼用也姑俟再定　沈無回曰學問思辯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　仇滄柱曰先輩於心不外馳貼人欲不能間於所存自熟貼天理由此復　注所存自熟依存疑即指心不外馳説而理得意見於言外

極是依蒙引則此句似指理得說不是蒙引說附
附蒙引曰朱子解三仁之仁就理說及心仁在中五
者為仁則就心說及理如孟子說仁則解曰心之德
愛之理有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　楊復所
曰仁在其中如鏡中看花且道所學所志所問所思
是仁即學即志即思即問是仁離學離志離問離思
別是仁絫之絫之自有覿面相逢日子　三說皆非
而皆是　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去漸見效是乃力

行之本者是以後日言也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者是以目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目下言依雲峯胡氏則所存自熟似指後日言不是

刁蒙吉曰注蘓氏之言正可發明子夏之意但蘇氏於書無不讀可謂博矣而風雅戲謔不可以言志所問所思專從文章討生活不可不謂泛且遠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張彦陵曰注有二說還以前說為正若拘拘說相須意反失白文口氣　樂天齋

翼註曰學字全要發專務不分意方與居肆意配

徐自滇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强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此二義總在存疑不半塗而廢內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　集注是說其緣憚改而文飾雲峯胡氏是說其緣文飾而憚改微不同然實相發明　叔孫通勸惠帝立原廟温公謂是教其君以文過其說甚正　楊慈湖曰聞

過則喜此翻小人為君子之機

君子有三變章　羅近溪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自心體流行自覿者見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　謝注謂君子非有意於變雙峯是謂君子未嘗有變徵不同然二說自當兼用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節　姚承菴曰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

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故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姑置之乎　或曰信則用諫法未信則用諷法　據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則注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信字與本文信字不同蓋一則兼人我說一則專屬人也若據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則本文信字亦似專指人說而誠意惻怛則注推本言之也輔說較是若蒙引既曰信兼人我

說而又曰本文信字做人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殊不可曉　樂天齋翼註曰信字據註交字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兩段重上句下句反言不重　大全辨阜菴張氏曰信非為厲謗而設只為忠愛之念須使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關繫君德民義者不小若内無忠愛之實徒欲取信於君民則商鞅之徙木李斯之督責君與民非不信也其為謗厲何如

哉講信字要得至誠惻怛意方不墮霸者假仁氣象

小注輔氏兩唯恐字要玩

大德不踰閑章　黄勉齋曰子夏只要歸重大節言若能先立乎大則小者便出入些亦不計較若大節如何可出入得小德出入可也甚言不可以不務其大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閑　下句原是要形容大德之不可踰但形容得太過耳勉齋之説亦非遂為子夏回護也　葛屺瞻曰道理雖要完全工夫却難並進

若小處顧得太周匝恐於大處却不免有違碍　如此說則是小德不可不出其獘更甚於子夏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機已成無所復諫矣由遂良之言觀之則子夏所云非定論也

子夏之門人章總旨　下學上達是以理與事對言此章只是以大學小學對言朱子以大學小學來解此

章則曰非謂末即是本九我了凡輩以下學上達來
解此章則曰孰謂末之外别有本只依朱子為是
子夏之門人節　朱子雙峯解本末字各自一說難兼
用當從朱子　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不知
其意還是要本末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
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看來四意
俱有本末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
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便有輕之之意了

子夏之言與程註第一條是破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子夏所未發故雲峯專以後四條爲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偏但是子夏所已發耳

子夏聞之曰節　二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二孰字只在君子心上說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也末句只重唯字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四句言教不

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孰先傳焉二句先後字輕　袁了凡曰先傳後倦只空空說蒙引淺說說約皆主此解然看来即依註以本末入解亦不妨　附淺說曰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為先而傳之非以何者為後而倦教焉　有始有卒知無不盡行無不至也

仕而優則學章　此章學字淺看　二句是各有所指不是反覆相因每句内則各有反覆相因之意　集

註前一截是說其事異後一截是說其理同　集註兩截意俱重蒙引說不必從　附蒙引曰集註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悦而後遠者來也俱是言外意　蒙引是甲寅八月念四存疑分别兩優字是也又謂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則非矣上則字兼即字後字之義下則字亦兼即字後字之義　二優字註雖皆訓有餘力而

所謂有餘力者自不同有暇日是有餘力優入聖域

亦是有餘力存疑與注原不相背也

喪致乎哀而止章　雙峯看子游與蒙引異蒙引是

吾友張也章　管登之曰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

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為言亦謂在若有若無

之間而非以為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

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李毅

侯曰二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為

難能正未仁處而著然而兩字則諷體也　倪伯昭曰難能不是美他正發其受病之原凡念只求勝人從事高遠上去則近理著巳工夫却疎　此說亦是但與然而口氣不合若堂堂句則便當如此看矣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　樂天齋翼註曰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虧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强致也　圈內外註蒙引以自然當然分看極是大全南軒雙峯亦是

以其當然說胡氏則以其自然說二意原當兼用但須知本文只以自然者說而當然意則見於言外諸家說當然者微似混須活看淺說最明

孟莊子之孝也章　朱子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

之惡爾惡得為孝哉　此章不重在不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用所行必足以庇主福國不改云者體父忠心而成其未竟非曲謹無為者等也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　湯叔寧曰時三家僭妄紛更多端如季孫宿改季文子之行事者甚多莊子獨能不改於易改之家所以為難能使魯國盡得如莊子之孝公室其永無恙矣夫子嘉之亦維魯意也　處舜禹之地則以能改為難處莊

子之地則以不改為難　不忍忘親是正意處舜禹之地則以能改為難是餘意以孝盡忠又是餘意維魯又是餘意　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深取莊子之孝全在個不改之心不改重心上說他事如生事盡愛死事盡思一切子職屬大夫分上者皆是是難能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紛更而厭鎮静非真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而遏佚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為難　刁蒙吉曰白沙云宣王承厲王之烈

改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此又論孝者所當知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李衷一曰曾子之意原是政刑合一之論不是謂做士師只這哀矜便了當看他拍頭便說個上失其道意思自見分明謂民之犯法由於上之失道士師雖職刑獄須是推究到民散根原勿把我能得情便喜須是無失政方可無失刑則安得不盡道於上以聯屬個民心蓋此章欲治獄者

端其本哀矜二字有反已自脩之意非但恤刑而已

樂天齋翼註曰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

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之情也有罪者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平恕矣　李卓吾云世之以得情為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為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陸象

山云獄訟惟得情為最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葢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為學者用工處與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學春秋同意

紂之不善章　樂天齋翼註曰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　南軒之說與註不同不必用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過四字當味以君子而有過

其過也君子　徐自溟曰不重在人見人仰上重在

過之可為人見更之可為人仰上然亦人自見人自

仰之耳君子曷知也　過字兼時勢無心說方是

陳眉公曰仰之情已蓄於見之日即日月食時人誰

不曉得是浮翳至復明時快睹其光輝非到此而後

信其明也蓋見時惜君子之冒過仰時重君子之無

過　此意極妙然兼知與不知講尤妙蓋兩人字兼

智愚在内也　觀過於所仰惟其心之不自諱也夫過而自諱更且不可待而又將安仰乎其皆仰也一皆見之情所至耳李横更也二句文　大全辨南齋志漢尚書令黄香云日食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仲尼焉學章　劈頭從文武説起是以文武為師意師字因學字生葢有學即有師而惟其無往不學故亦不可以定師目之語意仍歸結在焉不學上　沈無回曰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

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　此是深一層意非正意

公孫朝所見甚淺故子貢亦就淺顯處答之註謨訓

功烈等解道者正淺言之也　或曰主道統說即堯

舜以來相傳之道也　言道統亦不妨但未是全體

之道耳　樂天齋翼註曰註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俱

包大小在內勿分貼　刁蒙吉曰賢者讀書學道之

人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

屬是也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

聞見來如太廟祝史之屬是也　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所寄夫子見道並不見文武　此亦是深一層意此所謂道指道體說非本文道字　四書鏡曰常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　聖賢之言有難以臆斷者如子貢此章之言即多學而識之意然不知此言在既聞一貫之後乎抑在未聞一貫之前乎若在未聞一貫之時則子貢蓋知其淺不知其深也若在既

聞一貫之時則子貢蓋因公孫朝而淺言之也此非後學所可臆斷矣壬子二月　右此條壬申十月看定係

子貢晚年進德之言見別本

子貢賢於仲尼章　張彦陵曰此章總是發明聖道之難窺宮墻以下俱是設為之辭要知夫子之所以聖不在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只緣武叔識見甚低故子貢借此以發中藏　墻與室分不得内外墻𤋮内外說室亦𤋮内外說自人之所見言謂之墻自已之

所得言謂之室　若説造位之内則亦不妨壬寅八月

按顧麟士曰宫是屋之總名極是而引爾雅宫謂之室室謂之宫以證則非爾雅既謂宫即是室則非屋之總名矣兩處宫字自不同也　畢竟爾雅是壬申十月

數仞及肩以造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　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　美富只就充實光輝説未説到大而化之處　沈無回曰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

千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墻設言之尚未屬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得其門者或寡雖槩指天下人已隱隱道著武叔　陳新安曰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畧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已說　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

伊尹之類是也　樂天齋翼註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尼説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説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子為恭也章總旨　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　勉齋及蒙引存疑之説主此此説最是　管登之曰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

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用也　仁山之說主此淺說亦似主此

子為恭也章　陶石簣曰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上葢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　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邦疏云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太拘　李卓吾曰生榮死哀是說聖人關係一世之象此與註雖似稍異然實相發明存疑

亦此主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足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二